

烧饼油条咸豆浆

郑培凯

眼前是一套烧饼夹油条，一碗热腾腾的豆浆。烧饼油条放在小小的塑料套里，散发蒙蒙的雾气，好像披星戴月百战荣归的战士，头戴兜鍪，身披甲冑，等着城门大开，向朝廷献捷。豆浆嘛，当然是浓白的咸豆浆，盛在白色的塑料碗里，不动声色，看似平淡无奇，隐隐约约又好像深不可测，潜伏了一众虾兵蟹将，伺机而动，只听号令一响，就要翻江倒海，兴风作浪。我屏住呼吸，拿起调料盒里的辣油罐，在风平浪静的豆浆汤面上，浇了一幅不太齐整的太极图。红白相间的对垒，充满了勃然的张力，让我想到杰克逊·波洛克作画时，泼洒油彩的兴奋。

周遭的环境，是低端村俗的最底层，在马路边的骑楼下，摩托车与脚踏车林立的空隙中，放置了两张折叠桌。往前是两三家落了铁闸的店家，再往前就是永和的老菜场永安市场，平时总是车来人往，喧嚣如哪吒闹海，现在却安静得有点诡异。清晨五点钟，天蒙蒙亮，我就坐在街边，吃起了我的早餐。破落的街区，毫无装潢的豆浆铺，披着围裙站在油锅前面炸油条的中年妇人，烤炉边上伸着长铁钩烧饼的男子，与记忆中六十年前豆浆铺的景象，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，丝毫没变。那酥松爽脆沾满了芝麻的烧饼，一触就如落英缤纷的饼壳，入口绵密却酥脆

得恰到好处，勾起了六十年代贫瘠岁月中最丰润的品味乐趣。还有那咸豆浆，用汤匙搅动一下，凝结如天女散花，葱花、虾皮、肉松、榨菜碎粒，伴随着红彤彤四散的辣油，形成一幅精彩绝伦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星云幻化图。

我在永和的高级酒店住了一个多星期，这是第六个清晨。每天一大早，在暑热降临之前，我都出外散步。前几天，迎着清爽的微风拂拂，走过儿时熟悉的永和路、竹林路，从豫溪街的窄巷，一直穿过河堤，在新店溪河滨公园徜徉了一阵子，想起中正桥头的豆浆铺，就慢慢踱步，去重温少年时期品尝豆浆的美味。六十多年前，我们家从桥北的厦门街搬到桥南的永和，那时才刚把桥名从川端桥改成中正桥，两边桥头都开设了卖早点的豆浆铺，主要就是烧饼、油条、豆浆、

馅饼，没有今天种类繁多的小笼包、萝卜糕、蜜饼、豆沙包、菜肉包、韭菜锅贴之类。永和桥头开了三家豆浆铺，像武功高手打擂台似的，相互叫阵，一家叫四海，一家叫中国，一家叫世界，我们的戏谑话头是，应该再开一家叫宇宙，就日月星辰，辰宿列张，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踏北海蛟龙，可以称霸桥头，睥睨全球了。

桥头豆浆铺现在仅剩一家，门面扩充不少，装潢明亮如麦当劳，店名也成了豆浆大王。我照例点了烧饼油条咸豆浆，却大失所望，让美好的记忆一扫而空。烧饼只剩两张饼皮，前胸贴后背，当中的油酥没有了；油条软趴趴的，既不酥脆，也不酥脆；豆浆寡淡，像是掺了清水。一甲子的历史演变，换来了现代化徒具虚名的进步，光鲜亮丽的室内设计掩不住质量的堕落与滋味的丧失，烧饼

着头，知道暴风雪和沙尘暴仍不肯停下脚步，知道春天的花和秋天的雁在哪一天归来又在哪一天离去，他是在听鸟唱歌，与风低语。老哥哥告诉我，在马路即将开花的时候，大鸨鸟群已经从南方回来，马兰花的花蕾和花瓣是草原上它们安排的盛宴。他说：南在乌珠穆沁的早草地，北在额尔古纳的麦田，近的地方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之间的乌尔逊河岸边，你往这三个地方走，八成不会虚行。

茫茫大草原，一句话就是七八百公里。我始终没有找到敖浩特拍摄的那美轮美奂的场景，也没有远远追踪到大鸟隐于百草深处的扑朔迷离，只是在额尔古纳的麦地里看到了大鸨稀疏的脚印。老哥哥说，把心静下来等吧，大鸨的春雏还没有出巢……

世上所有美丽的邂逅，一定是来自久久的坚守。我终于在直升机的视窗中发现了十几只大鸨，它们游移在呼伦湖西岸牧民青格乐图家的草场上，没有想象中的锦团花簇，那是七八只朴素的雌鸟，要比雄鹰矮小一半，看到不远处有羊群和骑马的牧人，它们没有立刻助跑起飞。这时一个奇异的细节出现了——在雌鸟群的二十米左右，竟然有两只牧羊犬正慵懒洋洋地摇晃着尾巴。哎呀，够吓人，我想起了肉联厂的那些猎狗，不由担心。青格勒图告诉我：比谢（蒙语，不对的意思），如今人人护鸟，狗都学会了，要是狼在附近出现，它们还会汪汪地提醒那些鸟呢……

《诗经》中的肃肃鸨羽，集于苞栩，肃肃鸨翼，集于苞棘，肃肃鸨行，集于苞桑，将大鸨作为诗歌的比兴；古时有大鸨成群生活在一起，每群的数量总是七十只，于是人们在鸟字左边加上一个“十”字，就构成了“鸨”；就连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那样的智者也认为“鸨无舌，……或云纯雌无雄与其他鸟合”；清朝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更有“鸨鸟为众鸟所淫，相传老鸨呼鸨出于此”。但人们并没见过大鸨随便与另类鸟交尾的实证，也不知道大鸨的雄鸟和雌鸟的形体差异有多大，便极具想象力地演绎出怪论——其他鸟类的雄鸟若从大鸨上空飞过，身影映在大鸨身上就是交尾繁殖了。于是，这可爱的鸨鸟之名便成了风月场领袖的代词，也就有了许多年之后，肉联厂宿舍院里的羞辱之言。凡此可见，人类在进化的历程中，不乏对世界的误解，最可怕的是成为不假思索的遗传。

敖浩特告诉我，大鸨的存在对于草籽的传播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。至于为什么大鸨的气囊会是蓝紫色的，他如是推断：每一次南行归来，大鸨需要大量马兰花驱虫解毒，强健筋骨，因此它们的身体里储存着马兰花的蓝紫色花青素。

青格勒图和巴特尔老哥哥告诉我，在草原人的眼里每一种鸟都善良可爱，百灵鸟教他们唱歌，蒙羽鹤教他们跳舞，大鸨帮他们播撒草籽，除掉有毒的甲虫和蝗虫，鹰隼雕鸮帮助他们消灭鼠灾，天鹅告诉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……

只有拥抱着大自然的人才能道出生态的真谛。

愿大鸨与草原的百花一起盛放永远。

大鸟盛放如花

艾平

毛或橘黄渐棕红，或淡褐色渐棕加黑色斑纹，每当展翅时，它们的初级飞羽白中见一抹赭红……它们的虹膜如黑色的珍珠闪闪发光，其喙油润如青竹色的丝绸，那一对跗跖，像植物的根茎般扎实，在繁复的花瓣掩映下稳健地移动着……原本的亭亭玉立的大鸟变形了，它们逐队成球，踮跖起舞，五彩飞扬，可谓罕见之美。这时我的心里突然微微地一悸——大鸟的喉部膨胀出来个气囊，气囊上绽放出两道透明的蓝紫色，一经它们通身的暖色调衬托，尽显突兀而明媚，就像一个持重的绅士胸前突然戴上了两朵娇艳的马兰花。

我在童年时代曾经遇见过此鸟！原来，被五十余年落雪掩埋的记忆并没有石化，竟然一触即发，瞬间被大鸨鸟身上那两道的蓝紫色给翻阅了出来。

遥远而寒冷的呼伦贝尔，自古是游牧和狩猎之地。当年的海拉尔肉联厂是商业部直管企业，我的童年就是在肉联厂的职工宿舍区度过的。我们家出了门就是草甸子，五里外就是林缘山野，周围可以看到麦田里覆盖着一层大雁和野鸭，白棉花团一样的孢子屁股一闪一闪地跳跃，当然夜晚也会听到凄厉的狼嚎。厂子的每一个男职工都可以称之为猎人或牧人，他们终年跋涉于山野草原，把成千上万的牛羊赶到山里，其间且暮，冷暖饥渴，皆依赖大自然的恩赐和庇护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这些孩子，即使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，也没有缺少过蛋白质。除了厂里廉价的副产品头蹄下水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野味填肚子。

记忆中的画面清晰而黯淡，那只大鸨耷拉着头卧在我们家的地板上，旧地板是朱红色的，大鸟的羽毛上沾着泥水，它一动不，眼球像个不会动的黑点，无法判断它是否活着，它的身上有几处脱毛，伤口微微发红。我按照我妈的嘱咐给它送水和高粱米粒的时候，它的羽毛会抖动一两下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它慢慢地站了起来，后来被我妈放在了菜园子里。记得我妈说这只大鸨是赶运工人带回来的，当时猎狗抓住了两只，另一只已经通过人类的胃肠回归了大地。这

大鸨属于鸨形目，鸨科，大鸨属，别名地鸨、野雁等，是草原上最大的候鸟，以草叶、花序、植物种子和小虫类为食，可以长到十公斤重，将近一米高，可飞到200米高，但起飞前需要助跑五十米，它们胆小敏感，会凫水，栖身在湿地和荒原边缘。大鸨的分布地由欧洲南部向东北方向延伸，一直到中国北方以及西伯利亚南部。呼伦贝尔水草丰美，是大鸨过夏的首选之地，它们在这里产卵并哺育幼鸟，秋季向南迁徙。

敖浩特的照片再现了草原大鸨的生存景象。春季，草原一碧千里，摄影家先是用广角把鸟群置于天地之间，展示其成群结队的阵容，继而利用温暖的光线，将一只只大鸟的身姿描亮，再用微距将它们羽毛和胡须、肢体和神色细细刻画出来。

你看——在水泡子周边的干旱处，有种被牧民称作德日苏的芨芨草长成了一个大大绿球，大鸟们在大绿球的阵仗里聚拢。健硕的雄鸟们正介入雌鸟群，那生命中汹涌的激情，喷薄欲出。为了获得雌鸟的青睐，它们不惜竭尽全力，急促地喘息着，或昂首挺立，或阔步而舞，到了多巴胺爆棚的时刻，纷纷翻卷起全身的羽毛，把自己变成一朵蓬勃的大花，在阳光的金辉里媲美英雄。那些盛放如花的大鸟个个鲜亮夺目，它们的羽毛是清亮的浅灰色，臀羽洁白如雪，颈背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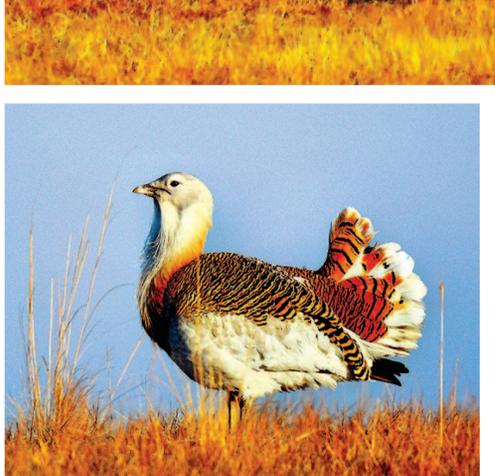
中间的过程我已经说不清了。印象中只留下了这样一个下午——我放学回来，看见父母正忙乱地从屋里往外搬东西，那只大鸨被一群孩子围在院子里嘲弄，向它投石子，喊它不磕磁磙，不要脸等等，还拿柳条竿捅它，大鸨想要逃跑，却无法冲出包围，它气炸了，翻起浑身的羽毛，雄赳赳地向那群孩子逼近，喉间两侧出现了蓝紫色的气囊……

许多年之后，我到阿巴嘎的狼岛采访，狼岛位于海拉尔河中间，成群的鸨鸟在周围栖息。和阿巴嘎聊天，得知早年的呼伦贝尔人有句老话，鸨鸟和老鸨，肉又白又香，还可以补肾壮阳、解毒益气、润泽肌肤，卖给土产公司挺值钱。阿巴嘎守着一湾河水养狼，没抓过一只鸨鸟吃，记得我妈当年救治大鸨，只因为她觉得那是一条命，丝毫没有养大了吃肉的想法。那一天她和我爸用自行车推着东西，从孩子们的圈子边走过，没回头。我们家就这样搬走了，六月初，呼伦贝尔飘着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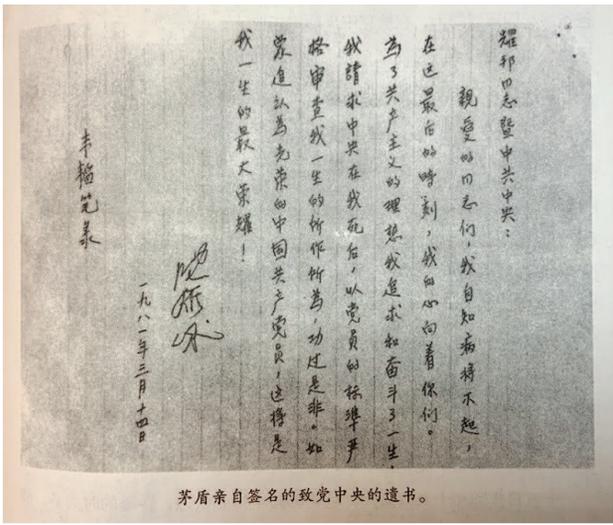
岁月如梭，大鸨便在我记忆里渐渐消逝了。

呼伦贝尔见识过大鸨的人不多了。老一輩纷纷远去，年轻人知道更多的是“天鹅飞来不想回……”“鸿雁飞上天……”等等歌词。而今草原容颜焕然一新，绿野婆娑，大鸨归来，无疑是天地在回馈人类的生态保护之举。我到草原上寻觅大鸨，想看看大鸟盛放如花的情景。

事先询问了我的老哥哥巴特尔。老哥哥当年是远近闻名的马鞍大工匠，年近八十了。他把草原装进心里，住进了楼房，终日静坐，将一壶奶茶品成了美酒。他知道远方的马群正像石头那样昂



草原大鸨摄影：敖浩特



茅盾亲自签名的致党中央的遗书。

说奖范围太大，这笔钱一分散就太少了，他认为那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，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，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，那天父子俩拟定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。才隔了半年，如今此事的落实迫在眉睫，茅盾艰难地半起身靠在病床上想自己拟稿，可惜手无力且颤抖，写出来的字无法辨认，只得改为口述，由韦韬笔录。

关于茅盾文学奖，其实早在1945年就有过以茅盾名字命名的“茅盾文艺奖金”。那是1945年6月在重庆，朋友们为茅盾举办盛大而热闹的50岁生日祝寿茶会，作为其中一项祝贺环节，茅盾当场受赠一张十万元支票，奖金来自重庆正大纺织染厂陈钧（陈之一）的赞助。陈先生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转赠，指定作为“茅盾文艺奖金”。茅盾为人谦和，一贯热心提携青年作者，事后将这十万元转交给了“文协”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），要将此笔钱用来奖励青年作家。“文协”为此成立了由老舍、靳以、冯雪峰、以群等组成的“茅盾文艺奖金”评选委员会，向公众发出征文启事。后来加上各方捐赠，奖金加到三十万元，征集到青年作者作品105篇，评出8名获奖者，其中甲等奖之一田苗（胡锡培）便是茅盾在唐君尧为文变学青年当义务辅导员时，曾为他修改过习作的高中同学。

茅盾一生著述丰厚，文学成就灿若星河。在长篇小说著作中，一般公认的代表作是《子夜》（1933），另有五部长篇小说为《蚀》三部曲（1928）、《虹》（1929）、《腐蚀》（1941）、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（1942）、《锻炼》（1948）。新中国成立，茅盾担任第一任文化部长后，因工作繁忙等基本停止了创作，可他心中最挂念的是两部长篇小说的修改和续写，一部是1948年在香港写作的《锻炼》第一卷，只在报上连载过，还未出过单行本，原计划是写五卷，是一部试图反映抗战全过程的长篇小说。

另外一部便是茅盾心心念念的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他对这部1942年在桂林避难、休整期间写成的长篇小说是比较满意的。当初很用了一番心思，设立的主题是写“五四”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、社会、思想的大变动；写作风格特别着重于体现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”。全书预计分三部，第一部写“五四”前后，第二部写北伐战争，第三部写大革命失败以后。结果茅盾写完第一部（单行本）后，迫于时势意欲离开桂林去重庆，于是只能暂停。他清楚，第一部还刚刚写到“五四”前后江南城乡新旧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，霜叶还没有红，故事人物远未开展，一名女主人公甚至还没来得及登场。因生活拮据，临离开前，他陆续写了一些短篇和文论应付各个报刊的催稿，编了几部集子，接着将《霜》先行在《文艺阵地》上连载，拿到预付稿费，作为和德祉姑妈一同赴重庆的路费，还为夫妻俩添了几件衣裳。

三十年弹指一挥间。1974年年初，空气变得不一样，茅盾已达79岁高龄，可是他决意恢复写作，首选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。他有一有空就坐到姑妈原先的卧室靠窗二屉桌前，先画了一张地图，然后写出故事大纲，包含提要 and 故事梗概。用韦韬的话说：“爸爸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是在圆一个梦，一个多年的梦，他的创作梦。”可惜那时的茅盾已体力不支，除了多种老年病之外，搬家与各种杂事又分散了老人家很多精力，剩余的精力无法支撑写作长篇小说那样一项巨大工程。正在望洋兴叹的时候，四川人民出版社来信告知将重印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茅盾特地将书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，他对续写是存着希望的，修改是为了与他已拟定的续篇大纲中内容衔接得上。

1978年茅盾83岁，上半年开始整理回忆录并陆续发表，至此再也没有机会续写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了。文章开头出现茅盾临终前一天还在惦记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的情景，应该是他老人家脑海深处的“回光返照”无疑了，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非常的痛。研读茅盾姑妈的文学回忆录，深深感到，茅盾的一生就是为文学的一生，他晚年续写长篇以圆梦但最终梦碎这件事，仅仅用“遗憾”两个字概括，实在是太轻。

茅盾最后的两封信

孔明珠

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典礼即将在茅盾故乡桐乡乌镇举行。不由想起茅盾姑父临终前十三天，也就是1981年3月14日，由他口授、儿子韦韬记录眷写的人生最后最重要的两封信。其中一封是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，决定捐出稿费25万元，设立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。信照录如下：

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：

亲爱的同志们，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，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，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，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我自知病将不起，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。致最崇高的敬礼！

茅盾（亲笔签名）
1981年3月14日

在那前一天，茅盾病重以来感觉好一些了，他躺在北京医院119病房的病床上一直处于兴奋状态，睁着眼睛在自言自语，有时伸手在被子上摸索纸笔，说是想起一段内容要写进回忆录中去。韦韬叫唤他，才神志清醒过来，说“今年十月一定去广东从化疗养，最好那时回忆录已写完”，还说写完准备把《锻炼》续写下去。韦韬说还不如先把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写完。茅盾说，《霜》续写曾经试过，比较麻烦，但他想了想又表示同意。（《茅盾回忆录》下P.410）那天夜间茅盾没有睡好。第二天即14日，茅盾显得特别清醒，他问儿子这两天医生会诊的结果，疑惑怎么住院那么久（3周）还不见好，诉身体越来越没有力气，气喘越发厉害，让韦韬不用瞒，直接告诉他。韦韬比较委婉告诉他后，茅盾说：“是呀，衰老了，机器磨损了，转不动了。”又说：“趁今天精神好，有两件事可以办一办。”

这两件事，一件是恢复党籍，茅盾口述了一封写给“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”请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的信；另外一件就是捐献稿费设文学奖。还是1980年9月间，茅盾书桌上有一份设立鲁迅文学奖的议案征求意见，触动了他曾有过的想法。他问儿子自己存的稿费已积累了多少，韦韬答约摸二三十万。茅盾说：“这笔钱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。一个单项文学奖的基金，25万元够不够？”茅盾觉得如笔统设小

2023.9.12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